

一次緊急會議

陸苗耕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時，葡萄牙殖民主義的僱傭軍從西非幾內亞灣海域分乘十多艘艦艇向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進犯。僱傭軍約三百五十多人，來自幾內亞比紹、上沃爾特（今為布基納法索）等國的非洲人；也有幾內亞政府的敵對分子，穿着幾內亞軍一樣的軍服，只是臂上多繫了一條綠色布條；還有白人僱傭軍，故意將皮膚塗黑，作了狡猾的偽裝。僱傭軍在戰鬥機的掩護下，分成幾股在科納克里東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登陸，瘋狂地襲擊發電站、總統別墅（杜爾總統因不在而幸免於難）、兩個兵營以及國際機場等重要地方。他們很快佔據了發電站和兩個兵營，對總統別墅進行焚燒。進入市區的僱傭軍肆意向居民掃射，並氣勢洶洶地攻打幾內亞比紹和佛得角獨立黨總部所在地，企圖將獨立黨領導人加以殺害。瞬間，科納克里沉浸在一片恐怖和戰火之中，形勢告急。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都為之震驚，這是一次已經不常見的赤裸裸的殖民主義者的侵略行徑。幾內亞軍軍在杜爾總統的領導和指揮下，採取果斷行動，奮起抗擊，迅速將敵人的進攻氣焰壓下去，通過激烈戰鬥，奪回了敵人佔據的兵營等要地。天黑時，僅剩下小股殘敵向海灘流竄，妄想逃匿，大部分僱傭軍官兵被擊斃和俘獲，幾內亞軍民取得勝利。

當年，周恩來總理獲悉後，即高度關注幾內亞危急局勢。當夜就召集外交部領導和主管地區司的全體工作人員來中南海共同研究幾內亞局勢，並做出重要指示和工作部署。周總理與主管司全體人員一起深入而具體地議事辦案。當時，我正在外交部非洲司工作，有幸第一次進中南海，聆聽周總理對外交工作的具體指示。目睹老一輩國家領

導人對非洲國家的安危關心之至，深受教育，一直銘刻於懷，現追憶於後。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是個星期天，已是晚上十一點多了，我準備就寢，突然傳來一陣緊急的敲門聲，原來是傳達室老師傳通知我迅速到外交部集中，說有緊急事情，是西亞非洲司值班同志電話通知的。我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奔往。一到那辦公樓前廣場，就見人影幢幢，約有三十多人，說是周總理要在中南海召見外交部同志研究幾內亞被入侵的有關情況。不一會，就達到四五十人，領隊即招呼大家迅速上車前往中南海。同志們心情十分激動，都認為被總理接見是非常幸福的，儘管有的同志已多次見過總理，但每一次見都感到特別高興和愉快。周總理崇高的氣質、深邃的思想、和藹的舉止、偉人的風範，總是讓人景仰不已。我更是無比興奮和激動，長期來渴望見到總理的願望就要實現了。高興之餘，大家有些緊張和惴惴不安，因為此次不是一般性的例行見面，而是具體研究工作，總理將提出一些問題，如果答不上來，真是無地自容，而且還選了對形勢的分析和研究。老同志們向我說，周總理在工作中一貫強調實事求是，對所提問題，你不知道就老老實實地說不知道，千萬不要以不知為知之，也不要「用「也許」、「可能」、「大概」等這些模稜兩可的不確切的詞語作回答。總理辦事高度負責、極其認真，一是一、二是二。我也十分緊張，擔心如果問到與尼日利亞有關情況，則是責無旁貸，幾內亞與尼日利亞同屬西非地區，被問及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老同志安慰我，周總理對部領導和老同志要求很嚴，對你們剛參加工作的青年不會深問的，讓我不要太大緊張，但一定要實事求是談情況。我的心情遂鬆弛了一些。

（上）

吳偉業與兩次虎丘大會

顧農



明清之際的大作家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乃江蘇太倉人，才華絕世，為一代名流，故事很多。他早年科場得意，崇禎三年剛二十歲出頭就在應天鄉試中了舉人，第二年京師會試，高居第一（會元），殿試成第二名進士，即所謂「榜眼」，皇帝欽賜歸娶，由此天下聞名。他的老師張溥（字天如）乃復社領袖，名氣本來就不小，這回也中了進士，而他指導的學生更加厲害，他本人從此成為名師。

此番會試之榜一出，要求加入復社者風起雲湧、多不勝數，張溥的名氣大到幾乎要被請上神壇。

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載：「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必速售，大江南北爭以為然。以溥尚在京師，不及親炙，相率過婁（太倉），

造庭陳幣，南面設位，四叩定師弟禮，謂之遙拜。挽掇籍者登名社錄而去。比溥告假歸，途中鶴首所至，挾策者無虛日。及抵里，四遠學徒群集。癸酉（崇禎六年）春，溥約社長為虎丘大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遊於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眾，無不詫異，以為三百年來從未有此也！」

張、吳師徒出盡了風頭，而由此也就埋下了捲入政治風波的伏筆。

明王朝覆滅以後，早已成為海內賢士大夫領袖的吳偉業回故鄉隱居；但入主中原的清王朝自然是非要他出來捧場不可的。順治十年朝廷召他進京，授以秘書院侍講，選國子監祭酒，他從此成為一個不得已的失節者，內心痛苦不堪。

當梅村行將走出故鄉進京履職時，有過一場虎丘會戲，但氣氛完全不同於二十年前那次復社大會了。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一載：「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丘會戲。忽有少年投一函，啓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

地點還是在虎丘，在千人石；為吳偉業錢行的自然都是東南一方的知識精英，而一位匿名「憤青」送來的打油詩把錢行大會的氣氛完全搞糟了。

吳偉業在清政權的新體制裏呆了三年，後因嗣母之喪南歸，從此居家不復出仕，寫下了大量感慨懣悔的詩篇。如果要以此位大詩人的經歷拍電視劇，兩次虎丘大會可謂現成的大場面。

後有詩曰：「千人石上坐千人，忽得風頭忽失神。宦海多羶潭不定，兩朝天子各留痕。」

梁羽生一段「逃亡」往事

張茅



偶然看到梁羽生晚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談他一生的三次冒險，其中兩次的過程我是知道的。

一次是受命寫武俠小說，吳公儀、陳克夫在澳門擂台比武結束當天，當時的《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即半是徵求半是授命地請他寫武俠小說，梁羽生將這件事視為一生最大冒險，他的文章剖白說，繼白羽、還珠樓主之後，武俠小說已陷入低潮，無人過問，倘若不受歡迎，擔心影響個人未來。

再一次是晚年在澳洲悉尼做心臟搭橋手術，梁羽生夫人林萃如每天為他祈禱，安慰他說，她有預兆神給予祝福，鼓勵他接受手術。梁羽生在夫人支持下決定接受，結果手術成功，這是文章說的又一次冒險。

再談的一次冒險，我被嚇了一跳，說他在廣州嶺南大學畢業的一年，收到風聲，已被廣州國民政府有關當局列入黑名單。

那年是一九四八年，他接到消息大感愕然，當時的政治氣候由不得分辯，有些人無故失蹤，他意識到人身安全，留在廣州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於是當即決定「逃亡」香港。

他抵港後的情況十分狼狽，文中描述他沒有相熟朋友，身上只帶二十五元港幣，用六角吃了一碗乾炒牛河，入住中環一家下等

酒店，一帶的環境「流氓複雜」，感覺前路茫茫。

他筆下的環境與下等酒店，我推測是干諾道中舊港澳碼頭一帶，甚至是一家報社隔鄰的亞洲酒店，樓下是生果舖，這酒店方便由澳門乘船來港，剛剛上岸的旅客入住。所說的「流氓」，是指附近三角碼頭，「苦力」集中，黑社會混雜。然後事有湊巧，次年梁羽生通過考試進入報社，社址就在附近。現在這一帶新廈林立，不留昔日一絲痕跡。

關於黑名單的事，與他共事二、三十年的同事都沒有聽說過，包括談得來的，這是個人私隱吧，文章發表於廣東一份少年報章，推測為邀請而寫，由於不是主流刊物，舊日同僚友好相信看不到。

一九四八年前後，國民政府風聲鶴唳，對大學生尤為敏感，動輒視為異見，列入黑名單是常有的事。

梁羽生在嶺南大學是出眾人物，十三歲能詩詞，又被推選為嶺南大學生報總編，學生會文藝社排演外國名劇，演出前最後一次排練均邀請他出席觀看提意見，有「嶺南才子」的雅號。

對他影響較深是歷史系講師金應熙。金系出香港大學，受聘廣州嶺大任教，是廣州幾家大學最年輕的講師，追隨國學大師陳寅恪，年輕而具名氣。梁羽生主修經濟，兼修一科歷史，他說出自偶像崇拜心理，當時一班進步學生，認為「又年輕又左傾的老師最

具吸引力」。兩人又愛下棋，經常對弈，逐漸成亦師亦友。

他在《金應熙的博學與迷惘》一文談到與老師的關係：「我這個總編輯其實也是名不副實的，縱然不能說是『掛名』，但金應熙做得比我更多。十篇社評，大約總有七篇是他寫的，副刊缺稿，也總是拉他『頂檔』。編輯方針——促使嶺南人走出象牙之塔——是由我們共同商定的，反內戰反飢餓的文章則由他來寫。我是『當之有愧』的總編輯，金師才是真正的掌舵人。《周報》『左轉』當然難免受到政治上的壓力，而我又恰好是個最不懂得應付政治的人，於是唯有請辭。」

那些年反內戰反飢餓各地皆然，國民政府陷於極度倉皇被動，嶺大刊出這一類敏感文章，必然受到當局審查，追究下去，總編輯是梁羽生，可以相信，他必因「煽動」而被列入黑名單中。他逃港避禍，從事新聞工作，與金庸同處一個工作室，他文采飛揚，撰寫第一本武俠小說前，已出版多本文史著作，武俠小說把他推上「新派大師」的地位。

到了晚年，他才將這段往事披露，視為一生三大冒險的其中一次，身邊的好友與後輩如我，都說是「新聞」，而且有很強的新聞性。他這篇文章對象是青少年，講人生冒險，主旨是鼓勵少年應有冒險精神，才有成功機會。

周家的悲劇

魯人



從周海嬰的記述看，三叔周建人前妻的孩子，除了周鞠子外，只與周豐二有過一次淺淺的接觸。解放初，豐二曾登門拜訪過他，並對他「顯出很有好感」，還邀請他一起去打獵，頗有與他交好之意。海嬰內心雖有一絲憐憫，感情上卻很淡淡。他也不敢打破上一輩輩起的那道樊籬，何況三叔早已公開宣布與這個兒子脫離父子關係，他又如何能違背三叔的意願。種種原因讓他們的第一次接觸變成了最後一次，也使周家的後代失去了和解的機會，將前輩的悲劇延續了下去。

周豐二與父親可謂不共戴天。一九三六年，祖母八十歲誕辰，父親回京祝壽。壽宴上豐二為替母親抱不平，與父親爭吵起來，並揮舞軍刀要刺殺父親。周海嬰因此視他為忤逆。其實，從豐二的角度看，他自有理由。豐二生於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六年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父母之間的事他並不清楚，所了解的一切自然也都來自身邊的長輩，肯定都是怨恨。更主要的是他親歷了兩件事，對他的影響則更直接。這兩件事，周作人的日記中記得清清楚楚。一件發生在一九二七年，豐二八歲。不知何故，那年周作人的日記很粗略，只記道：「五月中豐二重病，後幸愈。喬風促歸，終於不面。」喬風是周建人的字。日記不到二十個字，傳達了兩個資訊，一是豐二重病，萬幸康復了；而周作人給三弟去電報催他回京，三弟卻始終未歸。周建人因何未歸，從魯迅給友人的信中可知一二，「喬峰來函謂前得一電，以土步病促其急歸，因（一）缺錢，（二）須覓替人接事，不能如電逼赴，發信問狀，則從此不得音信。蓋已犯罪於八道灣矣。」「土步」即豐二。魯迅的另一封信中說周建人「常常慨嘆保持飯碗之難，並言八道灣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動止兩難，至於失眠云云。」此時，周建人已與王蘊如同居，並於前一年生下一個女兒。不過他們同居的事直到一九三〇年三月，周建人才告訴周作人。第二件事發生在一九三二年，這回是豐三重病，周作人日記有比較詳細的記錄。豐三病了近兩個月，其中住院近一個半月。初病時持續高燒，出現「神志不清，譫語甚多」的情況，住院後更出現「危急」

狀況，病情反反覆覆。此時距周作人小女兒周若子病逝僅三年，家裏的恐懼可想而知。周作人又給周建人發了電報，但周建人仍未回京。豐三住院期間，豐二曾多次去醫院探望，看到在生死線上掙扎的弟弟，想起自己經歷過的痛苦和恐懼，加之必然會聽到二伯夫婦及母親對父親憤怒的指摘和抱怨，都是他日後想刺殺父親的原因。

周豐三是周家悲劇最可憐的犧牲品。一九二二年出生的他在一九四一年自殺。豐三出生時，父親已去了上海，這就注定了他的苦命。雖然，父親也曾回京，但前兩次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他尚年幼，難有記憶，第三次在一九二九年他七歲時，最後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其實，在那種複雜的家庭環境中，他想獲得父愛實在是奢望。關於他的自殺，周海嬰肯定了周鞠子的說法，認為是因周作人當了漢奸，豐三屢勸無效，終「以死相諫」。其實，未必如此簡單。他從出生就缺了父愛，特別是十歲時，在醫院經歷那場生死掙扎時，也沒有得到父親的一絲安慰，他的內心必定充滿苦悶和憂鬱。在大院裏，大姨是一個脾氣反覆無常的女人，自己的母親則習慣對大姨服從。八道灣雖然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房子，心理上卻總是寄人籬下的感覺。大院裏唯一的男性長輩只有二伯周作人，二伯雖然給不了他完整的父愛，但多少還是彌補一點他的缺憾，至少在他重病時，給過他一份溫暖。因此，二伯可能成了他生命中很重要的男人，當二伯最終未能堅守做蘇武的承諾，而做了李陵時，他那孤獨中的絕望必定徹底的無藥可救。

讀涉及周家悲劇的文字時，總讓人充滿遺憾。可惜三位在歷史上留下重名的人物，在生活中卻經歷了如此的痛苦和不幸。以至時常讓人幻想，如果當初周作人未找羽太信子做妻子，而找了一位能顧全大局的女人；如果周作人在對待妻子的問題上有自己的原則；如果周母不是堅持三世同堂的傳統生活方式；如果魯迅不是一味地順從母親的意願，到北京後三兄弟各立門戶，兄弟三人應該不會鬧到後來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三兄弟能各自退讓一步，即使兄弟三人無法重歸於好，他們的後代大約不會如同路人，他們的悲劇至少不會殃及後代。但生活只有一種結局，其他都只是於事無補的設想。（四·完）

廈門曾厝垵文創村

蕭愚



廈門島東南部有一個名為曾厝垵的地方，臨近胡里山炮台，原名「曾里」，又稱「曾家沃」、「曾家灣」，至今已具有數百年歷史，現在常被稱為「曾厝垵文創村」，三面環山，一面臨海，面積約為六點五平方公里，風景秀麗，已為廈門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每日遊人如織。

曾厝垵現有曾厝垵社、倉里社、前田社、西邊社、前後厝社、東宅社、上里社、胡里山社八個自然村。主要姓氏以「曾」、「黃」為大姓，另有「王」、「林」、「鄭」、「李」諸姓。明朝時，係海澄月港商船之泊地，海澄開往海外的船泊需至廈門查驗，停靠於曾厝垵避風候訊。曾厝垵中散落的紅磚古厝（「厝」為閩南地區方言，即民居之意）及南洋建築，見證了其八百多年的發展歷程。

走在曾厝垵，隨處可見當年華僑遺留下來的痕跡。大量的紅磚古厝和南洋風格的「番仔樓」，至今仍有保留。較大的住宅群甚至綜合

兩種建築風格為一體：古建築的前面兩「落」的屋頂為馬鞍脊或燕尾脊，最後一「落」卻是南洋風味的「番仔樓」。

曾厝垵最有名的華僑是曾國辦，他在一九二七年和弟弟曾國聰一起投資建設了廈門思明電影院。目前這些華僑房屋除了一小部分由華僑的後代或親戚居住外，大部分都被用作經營。

曾厝垵是極具代表性的閩南原生態自然村。五街十八巷，新建築不少都是藍色調，番仔樓一般是橙黃色調或保持古樸色，閩南古厝清一色大紅的外牆；有的大面積塗鴉，有的模仿歐洲小鎮在牆上掛滿盆栽鮮花，有的還在庭院內人造沙灘，鋪一條鵝卵石步道，濱海情趣十足。

曾經，相比廈門其他區域飛速發展，隨着近代華僑的沒落，曾厝垵逐漸成了被邊緣化的城中村，村落環境衰敗，青壯年外出務工也導致勞動力及活力缺失，村莊還一度面臨折遷困境。

隨着廈門環島路東南路段開通，優越的交通環境及自然景觀條件使曾厝垵搭上廈門旅遊

業的發展快車，完整的村落格局、古厝、小巷、村民及閩南海洋元素逐漸引起外界關注，聚集起學生、藝術家、務工者等外來人口。

二〇〇六年六月，廈門島內宣告全面退漁，漁民上岸後其房屋出租成為主要收入，曾厝垵逐漸成為文藝青年及「窮遊」背包客的據點。二〇〇九年以來，依靠博客、團購網站、微博微信等互聯網平台，一大批繪畫、雕塑、音樂、攝影等藝術創作者及廈大師生來到這裏，讓漁村的文藝氣息愈發濃厚。

二〇一二年，曾厝垵被定位為集文化創意和旅遊度假為一體的「閩台文化創意休閒漁村」，這為整體環境改善奠定了基礎。翌年，美麗廈門戰略將曾厝垵列為城中村村點，排水、道路、垃圾等基礎設施得到系統改造。二〇一四年，曾厝垵成為廈門最熱門景點之一，年度遊客總量超過一千萬人次。去年，遊客總量達到一千二百萬人次，旅遊產值據統計超過十五億元（人民幣，下同），全村年租金收益達一點五億元。

曾厝垵文藝節是最重要的年度節慶項目，首辦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辦第四屆。這是一場文藝青年的狂歡，全村超過一萬名文藝青年、商戶、居民積極參與，超過十萬文藝青年或在現場，或通過網絡直接參與其中。網絡推廣覆蓋人群超過一千五百萬人次。



▲曾厝垵保留了大量閩南紅磚古厝

網絡圖片



▲遊人到曾厝垵閩台文化館參觀

網絡圖片